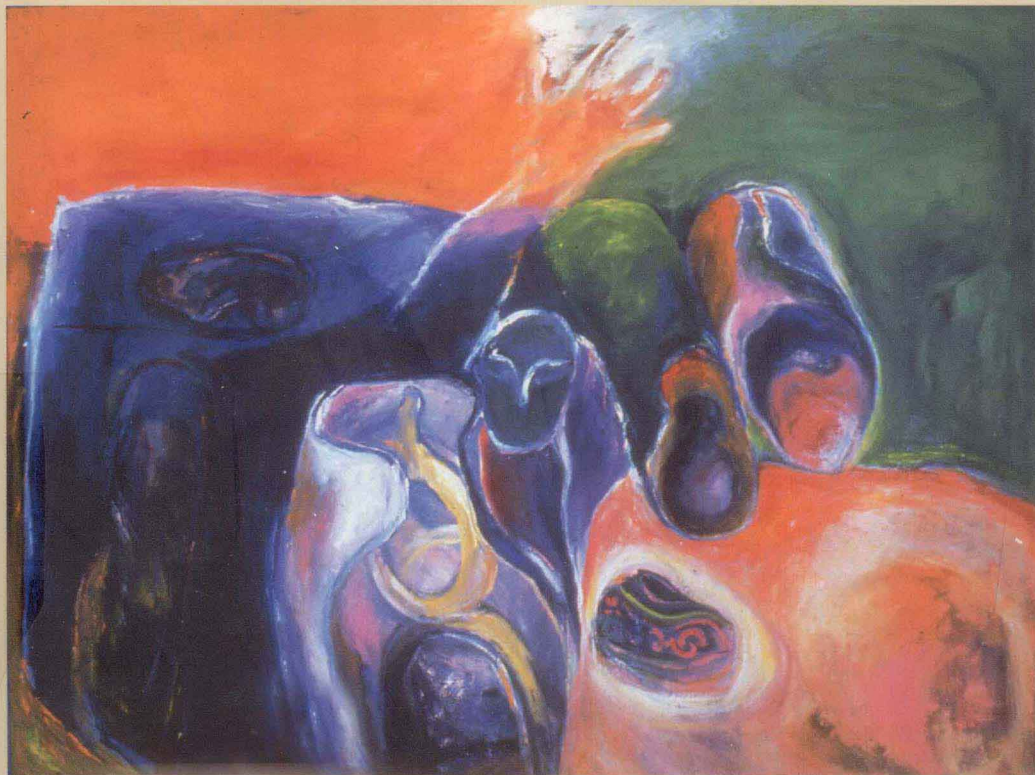


專題／丁興祥 主編

心理學的定位與開展

困境與出路・熱情與批判
第三路數・人文科學心理學
心理教育工作・相遇與相認



創新・對話・融合

應用心理研究

第 31 期 2006 秋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Number 31, Fall 2006

目次

對話與回應

《心理師法的衝擊與反思》

- 1 覆水難收，皺水難平？ 田秀蘭 3 超越理性依賴而轉向直觀：迎接心理師證照制度的另一種生存姿態 劉淑慧 11 過往足跡中的檢視，回應諮商心理師法的漣漪 程小蘋 19 心理師法現形記 黃素菲 24 錯把專業當志業？ 余漢儀 28 Spot 內外 金樹人 33 諮商心理師證照引發諮商專業發展與的迷思與建議 張德聰

作者回應

- 35 幫助別人應該專業主義化嗎？ 陶蕃瀛、王增勇 37 專業發展需要一個有利輔導專業的體制 廖新春 39 台灣集體生存焦慮 陳惠雯 41 心理師法不是一個「神」！ 溫錦真 42 混飯吃？配飯吃？以自由工作者的位置回應心理師法所帶來的生存衝擊與思考 吳健豪 47 凝視權力：立法後的公民行動 王行、王臨風

專題

53 心理學的定位與開展 丁興祥 主編

55 論心理學發展的困境與出路 張春興

67 心理學研究本土文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 張春興

- 75 第三路數之必要：從本土主義轉向文化論的心理學 宋文里 93 學術評論的路數 黃光國 102 從本土主義「轉向」文化論的心理學：批判之可能與反省之必要 朱瑞玲 106 反轉之間，路數隱約 劉惠琴 108 用力的轉向，不是原地空轉 宋文里

- 113 回觀心理「科學」：從反思性到善美社會之人文科學心理學 丁興祥、賴誠斌 133 關於反思性與主體性吊詭的一些聯想 馮朝霖、蔣興儀 137 撿起「為人」的責任 丁興祥、賴誠斌

- 141 社會心理學中的熱情傳承 劉惠琴 156 熱情與理性：追求人性解釋通則與社會應用的社會心理學 王叢桂 159 守門員與跨界舞者 劉惠琴

- 161 若絕若續之「輔『仁』」心理學 翁開誠 194 仁者之心 袁信愛 197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翁開誠

- 201 在地人形：政治歷史皺摺中的心理教育工作者 夏林清 240 拼裝車上手工業：一小支文化抵抗的心理教育實踐路徑 丁乃非 246 實踐永遠是在理論的前頭：解讀一個行動研究在地踐行的自敘 丘延亮 250 手工知識的勞動組合 夏林清

編輯訊息與廣告

74 訂購單

Contents

Dialogues & Responses

The Shock and Reflection of the Psychologists' Act

- 1 A response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the licentiation *Hsiu-Lan Shelley Tien* 3 Moving from rationality to intuition: Another manner to the Act for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Shu-Hui Liu* 11 Examining my past footsteps and responding to the licensure of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Hsiao-Ping Cheng* 19 Counseling psychology licensure as an imaginary order *Su-Fei Huang* 24 Mistaken a profession for a life-long commitment? *Hon-Yei Annie Yu* 28 In and out of the spot *Shuh-Ren Jin* 33 The myth of the Act for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Suggestion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for the counseling profession *Te-Chung Chang*

Author's responses

- 35 Please tell me why helping others should be professionalized! *Frank F. Y. Tao & Frank T.Y. Wang* 37 Look forward to a professional approach : A school counselor's point of view *Shin-Chun Liao* 39 Collective anxiety for existence in Taiwan *Hui-Wen Chen* 40 Psychologist act is not "God!"! *Chin-Chen Wen* 42 Mixed Meal or Side-dish? A freelancer's 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the act of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Chien-Hao Wu* 47 Gazing at power with disbelief: A civic action after the licentiation of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Shane Wang & Lin Feng Wang*

Special Issue

52 Rethinking Psychology

Guest Editor: *Shing-Shiang Ting*

- 55 On the predicaments and pro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s in psychology *Chun-Hsing Chang*
67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indigenous culture approach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hun-Hsing Chang*
75 Knowledge of the third kind for psychology at the cultural turn: A critical note *Wen-Li Soong*
93 The way of academic critique *Kwang-Kuo Hwang* 102 Academic indigenization: Possibility of disagreement and necessity of reflection *Ruey-Ling Chu* 106 Transformation in dialectics *Whei-Ching Liu* 108 A radical turn instead of an idle spin: A reply to Hwang, Chu, and Liu *Wen-Li Soong*
113 The reflexivity of psychology : The way to an ethical and beautiful society in the psych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Shing-Shiang Ting & Cheng-Pin Lai* 133 Some association about the paradox of reflexivity and subjectivity *Tsao-Lin Fong & Hsing-Yi Chang* 137 Picking up the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a man) *Shing-Shiang Ting & Cheng-Pin Lai*
141 The passionate heritage in social psychology *Whei-Ching Liu* 156 The marriage of passion and ration *Chung-Kwei Wang* 159 Goal keeper & cross-boundary dancer *Whei-Ching Liu*
161 Ceasing yet ceaseless psychology of "Fu-Jen" *Kai-Cheng Wong* 194 Heart of the virtuous man *Hsin-Ai Yuan* 197 Founding friendship upon art(icle), aiding humanity through friendship *Kai-Cheng Wong*
201 Locational self-configurations : Educators in the folds of political history *Ling-Ching Hsia* 240 Made by hand on an assembled Vehicl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in practice as a cultural resistance *Nai-Fei Ding* 246 Practice that goes before theories *Yen-Liang Chiu* 250 Labor combination of handiwork knowledge *Ling-Ching Hsia*

Message & Information

- 74 Order form

對話與回應

覆水難收，皺水難平？

田秀蘭

在接受諮商心理專業訓練的過程裡，「諮商專業認同」(professional identity)是門必修課程。我記得自己在美國與諮商心理學程的同學修這門課時，老師介紹了諮商心理的發展歷史背景，當然也包括現況及未來的發展。而這未來的發展，多半也囊括了個人的專業定向以及整個諮商專業的走向在內。至於過去，則有不少故事是關於諮商心理發展過程中的種種事件與人物，包括不同時代所出現的重要議題，例如科學家與實務者的訓練模式的發展、督導的模式、相關專業學會組織的成立、哪些時候在哪兒的舉行的會議裡哪些人討論著哪些重要的專業認同議題、以及諮商心理學與其他相關專業團體之間的關係及運作等等。在那時，這堂課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老師對此一專業的認同與了解。也還記得老師提到諮商心理被臨床心理趕出心理系而歸屬於教育學院時的忿恨與無奈，當然也聽了許多不同專業團體之間的紛紛擾擾以及各自的發展等等。整個學期下來，我似乎走了一趟這專業發展的歷史，同時也知道面對自己的未來發展，面對未來的服務對象，應該做些什麼專業上的準備（包括參與專業學會、參加證照的考試、以及之後的繼續教育等等）。當然，對於專業認同的形成，也絕非單靠此一門課。

台灣不同？台灣各方面都跟美國不同？但不同當中也絕對有其相似之處。而任何相似的文化當中，必也有其程度上的個別差異。對於「心理師法的衝擊與反思」專輯，我聽到這許多不同於我的聲音，卻也聞到許多覺得熟悉的相似處。也許終極目標是相同的（例如熱愛諮商），只是所走的道路不同（例如受訓的過程不同）？也許大家都認同諮商專業，但認同的方式卻截然不同（例如拒絕或接受考試）。認同的方式雖截然不同，卻也有某個程度上的相似（例如不贊同某些法令條文或限制）？而同樣認同諮商專業，卻也可能有程度或內涵上的差異？令我激賞的，是多位作者能從個人經驗來省思對心理師立法的種種思維與行動，這也自然地激盪出我進一步省思個人早期經驗與面對心理師立法的種種思維與行動。我的回應，並非是要分享這些個人的省思與經驗，也絕對不會想要唱高調的談談如何撫平這被吹皺的一池春水。中國輔導學會及相關學術單位早一些學術或實務性的會議中讓實務、學術、個人、及主管等單位進行四方的對話。只是，這些對話需要繼續。而這幾年來，學術單位及實務界也多有應變，準備踏入此一專業的個人，也在受訓過程中有機會思索個人的生涯規劃。

就實務層面而言，諮商心理專業認證衛生署為所謂的主管機構，是凸顯了另一個發展的空間，但要能夠發揮專業，也還有待努力。若專業能夠維持並受肯定，他們在學

校或社區的位置也並不會消失。臨床社工同時想進駐校園，是競爭力的提升，受惠的應當是學生，如此我們又何需在乎提供服務的是社工師、諮商心理師、輔導教師、護士、或臨床心理師？若能整合這些服務資源，受益的原也就是學生及家長。相同的，在醫療或社區系統中的生態，亦然？

就學術單位層面而言，課程結構因立法而有所更動，是好或不好，難說？事實上心理系畢業出來的學生可以有各自的專業方向，臨床、諮商、工商、認知、社會或人格，各學校心理系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並不一定全在培養學生為臨床或諮商心理師。但這確實只是理想？

就個人層面而言，心理師法的訂定確實讓準備進入此一專業或原已執業的實務工作者有更多的思索與規劃。本次專輯中的幾篇文章均能引發讀者在生涯規劃上的省思。面對這些書寫，與其說他們是以一些個人經驗的省思或頓悟來合理化自己的拒絕考試，我倒情願說是因為他們珍視自己如此的反對行為或經驗而更深入了對自我的省思與覺察。類似如此拒絕考試或行動的反思，甚至能溯及個人的早期經驗而能有所悟的，大概也只有在諮商心理學這個領域吧。

行文至此，對於心理師法的成型，我依舊是持百分之百的支持。雖然立法過程的當時我身在南部，並無積極參與。然而，當第一次高考日期公布（此時已轉任台北），多數人還在觀望的同時，我毫無考慮的報名及應試。也或許從小到大，大大小小的考試，對於生在我這個世代的夥伴們似乎早已是家常便飯。而同事們或同領域的伙伴們在分享此一立法的效應以及個人是否準備考試等心境的同時，我從頭到尾壓根兒就是毫無雜念的面對此一事件（或許也跟些許的早期經驗有關）。我想，之所以是如此清明，根深蒂固的，該是我對於諮商心理專業的認同吧。

過去一年赴美休假客座研究，看到馬里蘭大學學生畫下的族譜，上至 Rogers, Ellis 等人，下至現在的老師及在學的學生，心中感佩他們對此一領域的認同。這樣的族譜，在外人看來心生羨慕，或生忌妒。但他們只不過是藉以表達對自己的專業認同，絕對沒有排外的用意。若不小心引起效應，所排擠到的也會是同領域的自己人。我想心理師的立法也是如此，一方面是為了維護專業的認定，一方面也是根基於使用者的受益，無意排擠。立法過程總難周全，之後的效應，或許真是吹皺了這一池春水，但春水終歸平靜。我相信兩造人馬或多方有意或無意，正式或非正式的意見交流，就算不是致力於撫平，也終將能撫平這一池皺水。我們能為諮商專業所做的，能為自己或是為專業所承擔的責任，或許也唯有自己是最清楚的。（2006 年 7 月 20 日收件，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超越理性依賴而轉向直觀： 迎接心理師證照制度的另一種生存姿態

劉淑慧

我的生存姿態

有兩個經驗可以反映出我置身台灣社會的生存姿態。

多年前，在一場夢的諮商工作坊中，主講老師要成員做夢的接龍，她問：「你正和一群人在山腳下野餐，突然山上來了一艘太空船，少數人開始跑到山上去，你會繼續跟大多數人留在山下野餐？還是會往山上走？」在場二三十位諮商工作者都在兩者之間做了選擇，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卻非常堅定有力地說：「我既不要留在山下野餐，也不要去看太空船，我要往另一座山去。」

在被邀對此專題做回應之前，有次我跟我兩位碩班徒兒共餐，他們是系上極少數能夠堅定決心沒有投入心理師法所要求的一年駐地實習的碩班學生。他們都看到自己在學校輔導老師市場中的困境，其中一位說：「現在學校已經都不開缺了，我在我們學校會永遠是最資淺的老師，我都可以預期，過幾年減班時，我會是第一個被波及的老師，但是我都不擔心耶！我看我訪談的這些中輟復學生，他們都能在主流之外活得這麼精采，我就覺得我沒什麼好怕的。」另一位接著說：「我也覺得我十年後可能就會失業，也許那時候正好就可以實現去山上過生活的願望。」我興奮地說：「我很久以前就有個構想耶，我們幹嘛這麼辛苦地在都市創立森林小學，既然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歡待在山上教書，我們正好可以邀集一些理念相同的人，一起去『攻佔』同一個學校，我們就用國家的設備資源、拿國家的錢，做我們想做的事情。反正山上是邊陲地帶，政府懶得管，我們正好可以自由發揮！」

我閱讀「心理師法的衝擊與省思」專題文章的經驗

為其經驗描述與感受分享深深感動

我深為作者們的深刻、細膩與真實而感動。

看到專題文章作者們所描述的現象，我心中直說：「對對對，就是這樣！」非常高興他們替我們說出了這一代諮商人的歷史經驗。我在他們的經驗分享中想著自己的經驗，看到王行描述涉身權力遊戲的推法經驗，我想起自己當年在正式非正式場域上參與推法的熱情與忐忑；看到劉惠琴描述「考試引導教學的效應」、王增勇、陶蕃瀛描述「集體弱智化」以及「學者壟斷的考試制度」，我想起自己在諮商教育者位子上

面對同事與學生務實思考的感慨與不安；看到王行、王理書描述自己如何經驗被拋擲在證照當道的世界、又如何在權力邊緣找到自己的主體性和生存姿態，我想到自己這些年遊走專業社群和生存世界的點滴滋味在心；看到麥麗蓉、王明智、吳健豪、李文玫以及溫錦真、廖新春談到學校輔導工作者的困、累與逃以及憑藉反思與熱情再度建立契合校園脈絡的專業樣貌，我想起自己在大學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擔任主任期間的跌跌撞撞與匍匐前行。

爲其反思喝采

七篇專題文章之中，除了王理書的生命書寫比較不站在社會巨觀角度省思此一專業發展現象，其他各篇或直接或間接都呼應著一個相似立場：批判證照制度源自科技理性，認為其所生產的工具性、普同性、去脈絡化知識，無法切合人民的真正需要，闡述反映理性，期望藉以創造符合內在真實而深刻的、契合在地生活脈絡而豐富的專業實踐，並從中產生具有實踐力的知識。

他們認為心理師證照化就和所有的專業證照化一樣，是違反民主精神的學官聯盟，是壟斷特定知識和技術的技術官僚體制，所保障的並不是消費者（劉惠琴）。出於「對自由的恐懼」與「集體性共謀：一種群體性的被迫害妄想」，工作者/知識份子湧進資本主義下的文化市場，成了追求文化利益的「高貴的野蠻人」，藉由投靠證照建制來擴充職業象徵地位及獲得他人的專業肯定（王行）。

面對心理師證照建制化所帶來的亂象，他們期望拿回自己的主體性，創造真正的專業，透過在地的服務，實際助益他人。他們這樣說著：

王行主張：「作為知識份子有必要與國家機器拉開適當距離，才能保有『利義之辨』的核心價值立場」（頁 31）「學習面對與處理人與體制的權力議題，而以『為他存有』的情感為能量，進行對階級區隔與象徵暴力的對抗」（頁 34）。

劉惠琴主張：「我們一群相同立場的朋友們能繼續努力的是將『觀察行動小組』轉型成『安平樂道助人部落』以長期實踐我們的良心助人專業」（頁 56）。

麥麗蓉、王明智、吳健豪、李文玫說：「什麼是『專業』？必須靠我們能真實地面對我們的處境並重新省思大學輔導工作獨特的專業樣貌，一步一腳印的發展出來」（頁 119），「回到自己的工作場域中，看見並肯定自己的專業性就展現在每個大大小小事件的處理上」（頁 122）。「是對人的、對關係的、對知識的、對工作的情感，是各種情感的力量推動著我們在工作中勉力前行」（頁 123）。

溫錦真引用釋見成（2004）的話說：「專業的原始意義即是『發願』或『宣示』，是為大眾福利而存在及努力」（頁 150），並提出「實踐取向的研

究典範」幫助「實務工作者將自己的實務實踐之行動經驗，轉化書寫成可以被『看見』的知識，拿回『知識』的生產權」(頁149)。

廖新春針對學校輔導專業說：專業能力是「將理念轉化為實務的實踐」(頁196)，「校園中輔導專業的養成是要紮根進入理解學生的經驗世界，而『紮根』更意涵著長時間的進入學生的生活世界、理解學校歷史脈絡、甚至是投入教師情感、建立師生信任關係以及輔導過程中不斷的反思、實踐和再進修」(頁197)。

王增勇、陶蕃瀛針對社工專業說：「如果我們要拒絕社工師考試帶來的異化效果，我們應該拒絕以「證照」來排除別人，嘗試尊重與欣賞不同的社工實踐；拒絕成為專業證照下被標準化的單一商品，而努力成為一個全人投入的社工」(頁216)。

就連文中未特別針對社會體制面評議的王理書也說：「我忽然明白自己有一顆心是要服務這一群人的，這一群沒事絕不會花錢做心理諮商的鄰里，質樸、沒有受太多知識污染、討生活的人」(頁78)。

我為他們喝采，他們不僅看到個別工作者的生存焦慮以及置身現實的困頓，也能以更寬廣的視野看到專業組織乃至整體專業所承受的衝擊；不僅僅看到新法上路的短期衝擊，也能想到長遠的發展危機；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看到問題的表象，也看到問題的根源—科技理性以及科技官僚體制；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不僅批判投靠國家體制的證照制度，也轉而省思自己的專業價值與理念，並付諸實踐，也就是說，他們不僅消極拒絕被國家體制「定義名分」，也積極活出自己的「專業定義」；而且，令人欣喜的是，他們所追求的專業價值，不僅反映出以「助人」本質為念的使命感，還能夠特別關注到社會中的弱勢族群。

省思：在反映理性之外還有什麼脫困之道？

然而，當我從這些文章的閱讀中抬起頭來望向遠方時，我不禁問道：「這是唯一的答案嗎？在反映理性之外難道沒有其他的脫困之道嗎？」

要或不要心理師證照制度，或者要或不要去考心理師執照，都是在「題目」給出的範圍內去思考，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題目呢？

我，作為諮商教育工作者/政策規劃者/權力掌控者，要或不要心理師證照制度，或許反映出個人的專業發展理念或社會政治操作；作為諮商工作者，要或不要去考心理師執照，或許反映出個人的生存姿態與策略；而作為諮商專業發展的現象觀察與反思者，觀察與反思的焦點卻是：為什麼會有「中國輔導學會的心理師立法小組」、「心理師法觀察與行動小組」乃至「應用心理研究的心理師法的衝擊與反思專題」存在呢？在這過程中，被直接間接波及的個人為什麼會有種種有聲或無聲的感受與反應呢？這些對個人、諮商專業、台灣社會乃至人類發展的意義是什麼？

七篇專題文章作者認為一切問題的根源在科技理性以及隨之而來的科技官僚體制，我不但贊同如此觀點，還認為諮商消費者也是共謀者，因此下文先說明諮商消費者和工作者如何在科技理性主導之下共謀困局。

接下來就是選擇問題了，我們要繼續依賴科技理性，在享受科技理性的好處之際，努力舒緩它附贈的痛苦（繼續在山下野餐）？還是要轉而尋求反映理性，創造另外一種美好，並接受它伴隨而來的不同限制（轉往山上看太空船）？我們有沒有可能離開這裡去尋找另一座山呢？

諮商消費者與工作者在科技理性主導下共謀困局

消費者也共謀參與了證照制度的催生

王增勇、陶蕃瀛所引述的原住民椎阿比酋長在一百年前對白人仰賴職業的評論，確實發人深省；王行的感慨也令人感慨，他說：

「以證照做為條件來區隔能力位置的作法，對追求主體性的專業工作者而言，是一種『象徵暴力』。『象徵暴力』的發生，……在於集體性的共謀：一種群體性的被迫害妄想蔓延在個體之間，個體在一種看不到的生存威脅下，不得不擠破頭的往象徵秀異的方向鑽，……我們（觀察與行動小組）與『群眾』（諮商工作者）愈來愈遠，我們的活動沒有比補習課程更具吸引力，我們的論述沒有比考上證照更實際，……我們所想要喚醒的覺察，比過去在助人工作中的覺醒更為複雜，不只是自我覺察，不只是關係覺察，而更是社會意識的覺醒」（頁 33-34）。

然而，放不掉證照的真的只是工作者嗎？如果我們站到更遠的距離之外，把視野從助人工作者移動到服務消費者，會看到什麼呢？

原住民椎阿比酋長所描述的是一個自然質樸的生活世界，那裡沒有太多專業化的科技產品，也就沒有太龐大的資本市場，當然不需要「職業」。反觀我們的生活世界，充滿了科技產品與市場誘惑，置身其中的我們早已習慣仰賴各種專業產品或服務過活，這樣的我們如何能夠不關心劉惠琴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可避免地需要專業，……我們花錢買專業服務的消費者是否有能力辨識什麼是真正有用的服務」（頁 56）！

除非我們願意回到比較素樸的生活之中，否則，我們所消費的產品往往都是遠遠超越個人知識範圍的科技所製造的產品，也就是說，我們想享受的東西，是我們自己沒有能力一一辨識好壞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不仰賴公權力，行嗎？

作為消費者，我不想拒絕專業產品與服務，但也懶得在每一項消費上都耗費心力自行分析判斷，所以我願意放棄部分自由，好讓政府來替我做初步篩選，而且我希望

政府祭出懲罰辦法，以便發揮比較好的品質管制；當然，我還是期望證照之外的「另類」可以在夾縫中以微妙的方式存活，以便我在願意耗費心力也有條件做挑擇時，能夠有機會做挑選。

具體來看，在購買健康食品時，我通常很困擾，一來政府認證的標記似乎隨便印也不會被抓被罰，所以有標記也不表示什麼；二來除了台灣政府以外還有很多號稱專業的認證組織，我根本不了解這些組織的素質如何，同樣是有標記也不能表示什麼。那麼，如果在冷冷的文字標示之外還有認識的人推薦，就能大大減少困惑嗎？也不見得。就拿消費者的經驗分享來說，曾經有諮商專業的同行跟我推銷性工作所製作的生理調節醋，她說她自己以及很多人用過，效果真得很棒，但我完全不敢採用，我想：「你又不是醫療專業人員，你怎麼知道這個醋真的安全？有多少藥物在剛開始看起來很有療效，後來卻被發現原先沒有預料到的傷害」。那麼，如果推薦的人是相關專業人員就沒有問題囉？當然不是，我還得評估一下推薦人有沒有可能為了謀取銷售利益而不實誇大。

將心比心，助人專業的消費者是否也處於相似的心境呢？他們或者沒有心力 或者沒有能力自己篩選商品或服務，於是期望政府能夠提供品管協助？在我們想出更好的品管辦法之前，證照制度不也是回應諮商消費者期待的公權力介入之一嗎？

一旦有證照制度就無可避免地造成傷害

沒有任何一個社會制度百利無一害，證照制度也不例外。

在上一期專題中，作者們列舉了許多心理師證照制度所帶來的傷害，但是，假如當年通過的是臨床心理師法而不是一法兩師的心理師法，現在又會是什麼樣的狀況呢？具有諮商相關科系碩士學位的人能夠在哪裡進行合法的諮商工作呢？的確，誠如王行所言，諮商不但「搶搭臨床心理師法的便車」（頁 21），還「複製了擠壓與排擠非我族類」（頁 30），我們確實無法理直氣壯認為自己應該排除異類，卻不得不無奈地說：「置身證照當道的社會，當其他證照威脅到我們的生存時，我們選擇了自我防衛—建立自己的證照。」

如果我們覺得現行的心理師證照制度不好，可不可以換一種證照制度呢？例如，王增勇、陶蕃瀛提到專業自律、案主認同制度，劉惠琴提到由專業團體自行發展專業認證，再由消費市場進行檢驗。然而王增勇、陶蕃瀛告訴我們的歷史是：「以實務工作者為主的醫務社工協會以專業同儕認證的精神自行發證照做為制衡，但在缺乏其他行政制度與社會文化條件的配合與支持之下，……效果有限」（頁 210）。

姑且不論採取哪種證照制度，一旦建立證照，我們就進入分類遊戲之中，不管怎麼調整遊戲規則，都會有輸家、被犧牲者，同樣地，我們確實無法理直氣壯認為我們有權力傷害任何人，但在無法完全避免傷害的情況下，我們選擇一面愧疚一面還是用加減乘除比大小的原則來照顧常態分配下趨中的多數人，也就是說，被排除在外的工作者，不只是常態分配這一端的能力不足者，也包括另一端的「異常」優異者（或者沒資格考、或者考不上），同理，不會因為立法得到好處的消費者，不只是資源極端匱乏者，也包括資源極端豐富者。

就以應考資格的規範為例來談，寬與鬆兩不是啊！當王理書看到「牙齒先耶」、麥麗蓉看到資深輔導工作老友在證照制度之下受到委屈時，我也為他們悵然長嘆；當王行抗議心理師法排擠非我族類時，我無以言對；但我不能不同時記得廖新春所抱怨的：「教育部人事法令的寬鬆影響專業的建立」（頁 197）、「目前國中國小的輔導室主任、組長未必均為輔導本科系出身，因為許多輔導教師非諮商輔導專業，當然容易被批評輔導無效」（張麗鳳，2004，引自廖新春，頁 197）；乃至於王增勇、陶蕃瀛提到「軍職轉任的社工人員」時對社工專業不被認同的感慨。我還記起胡幼慧（1998）對已經實施半世紀的「寬鬆」中醫證照制度的觀察：1945 年之後台灣政府開放自學中醫者考中醫執照的管道，然而，尋此管道取得證照者大部分不具紮實的實務經驗，又未受過正規醫學訓練，使得執照制度失去提供資訊保障醫療品質的基本功能，反而使得「合法」中醫的專業地位和民間聲望下滑，相對地，也使部份優秀民間療者淪為「不合法」地位。至於學院派的正規訓練，直到 1965 年才由中國醫藥學院開始提供，然而其所提供的訓練卻備受評議，使得中醫系畢業生幾乎全部轉行進入西醫，反而是西醫背景者，上了幾堂中醫課就能執行中醫診療，更使得「合法」中醫的品質令人質疑。

社會能做的只是緩和「必要之惡」

那麼，總可以想辦法在現行制度中改善執行技術吧？

當然。例如，很多人寄望「考題出好一點、多元一點」就可以解困，這可帶來多大希望呢？

「諮商需要強調實踐能力」、「考試最好能夠區辯出實務工作能力而不只是理解、記憶能力」，這樣的理念應該不難取得出題者與應考者的一致認可，然而，畢竟這個考試涉及工作資格的取得，對應考者具有相當重要性，而出題者來自不同校系、應考者也來自不同校系，不同校系對專業理念的立場本來就有不同，避免爭議起見，出題者被要求「題出有處」，其中隱含的期待不就是：最好出四平八穩的、基礎理論的、與實務關聯性小的「安全題目」；甚至連應考者也可能不想要有「太活」的題目，那種書上沒「答案」的考題，萬一不是自己老師出的，怎麼知道要怎樣回答才會符合出題者的理念呢！在這種氛圍之下，考試能夠改善到什麼程度呢！

更有甚者，如果回到專業能力與證照考試在本質上的矛盾來思考，就會發現更大的困境在於證照考試很難不依賴標準、客觀的實證精神，助人專業卻不能完全以此為基礎（王增勇、陶蕃瀛）。劉惠琴問得好：「我們需要具有反思實踐能力的專業工作者及能檢視錯誤的專業系統，而這些都牽涉到這樣的專業工作者能不能透過考試生產出來」（頁 56）。

如果我們不想拒絕證照制度的好處，就不能不承受它的「必要之惡」（王增勇、陶蕃瀛；劉惠琴）。可喜的是，心理師考試的考前命題審查制度、考後對申覆意見的開放態度（從經常有更正答案推測）以及目前正在進行的考試意見調查研究，都反映出「掌握出題權力者」願意努力檢討與改善目前的考試方法與考題，好將「必要之惡」所帶來的痛苦緩和到可忍受程度。

個人能做的則是選擇生存姿態

置身證照制度規範的社會之中，專業工作者能夠擁有的是抉擇的自由。

抉擇的過程可能像王行所譏諷的：「諮商者真的很善於用個體的角度理解問題與消化問題，……心理治療的社會學式評論是：『圍繞著疾病與治療的花言巧語』（頁31）」，也可能像劉惠琴所剖析的：「喜歡從事心理諮商工作的人，多半是因為喜歡其中的個人經驗探索，也因而較容易忽略社會及政治面的影響」（頁52）；還可能如王理書那般深刻的：「每個人活著，皆有其選擇；這選擇對我而言，得回應到生命經驗的脈絡，形成整體一致的發聲與行動」（頁85）。

抉擇的內容可以調適自己的考與不考、教與不教，或是挑戰證照體制的考試命題、應考資格認定等等，甚或超越考與不考去思考「我怎麼在我目前的位子上做出我自己心目中的專業」、「我怎麼在這個世界抉擇我的生存姿態、活出我的生命意義」。

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每個人都必須做出自己的抉擇，只要願意承擔抉擇後果，就是好抉擇。

超越科技理性的另一條道路：直觀

想辦法調整或適應科技理性，是一條道路；訴諸反思理性，是另一條道路。而我選擇的是第三條道路：直觀。

提出現象學的胡塞爾認為，因為我們對理性的偏頗依賴，建構出龐大的科技世界，置身其中的我們漸漸脫離自然生活世界，與生俱來的本質也就隱而不顯（蔡美麗，1990；Sokolowski/李維倫，2000/2004）。

自從啟蒙運動以來，理性被人類奉為圭臬，從笛卡兒的理性主義、洛克的經驗主義、康德的批判哲學、黑格爾的觀念主義，幾經蛻變而成今日為人熟知的實證主義與實用主義。在這些哲學家眼中的理性，被偏頗地侷限為：從特定經驗中得取抽象普遍概念的能力、從事三段論證的能力、洞察自明真理的能力，甚至被等同於量化的（以數字描述所有現象）、自然科學的（以分解成分與因果關係描述事物）思維（Husserl/倪梁康，1986/2005；Sokolowski/李維倫，2000/2004）。

胡塞爾認為像這樣的科技理性固然有其必要性，然而，更根本的、更能夠幫助人回到人的本質而生活的則是直觀（intuition），意指：「一種能夠直接原本把握到實事本身的明見性」，「將所有那些在直觀中原本地展示給我們的東西就當作他們自身所給予的那樣來加以接受，但也僅只是在其自身給予的範圍內加以接受」（倪梁康，1999，頁39；Sokolowski/李維倫，2000/2004）。簡言之，就是：如其所是地洞見事物自身。

要如何直觀呢？最重要的就是放下「先前假設」、「成見」而直接面對事物本身（倪梁康，1999；Moustakas, 1994）。這道理聽起來很容易，卻很難做到，因為我們太習慣憑藉既有的知識去認識眼前的事物或現象。

要怎樣放下既有知識呢？余德慧等人（2004）、李維倫（2004）有關心理治療的研

究可以提供重要啟發。他們發現，當事人之所以進入心理治療通常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遭遇「違反倫常（不符合人情事理）」的經驗，例如「我沒有做壞事為什麼會得絕症」，如果當事人放不下過去在世間生活所學到的「事情本來應該有的樣子」，就會一直在質問「為什麼會這樣」當中受苦，一旦當事人對既有的俗世觀點絕望，反而可以超越現實世界中的有限性，轉身朝向靈性、神性一超越個我的更高層次存在，重新發現自我本真。也就是說，當人「再也沒辦法回到原來的世界的時候」，就可能放下既有的知識，帶著新鮮的、「原來我不知道的」眼光，重新認識自己和世界，直觀，於焉發生。

一定要發生重大事件，才讓人躍出習以為常的俗世現實嗎？當然不是。有位學習氣功調理的朋友就非常生動地描述他訴諸直觀的學習經驗：「我就每天憑著直覺生活，有時候莫名奇妙地在某個路口停下來，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接連幾晚跑到墳場，一般人會害怕，但我就不管，就順著直覺做，有一天就突然領悟為什麼。我就是敢啊！我就是這樣做，不管多奇怪，不管為什麼。」他說他結婚時挑禮服挑得很快，因為「我就憑直覺走進一家店，憑直覺指了一套衣服，穿起來就剛剛好，都不用修改；鞋子也是。」他說出了一個重點，就是「敢」、就是「做」。

我一直羨慕著原始部落人民往往具有直接與自然、宇宙連結的能力，也一直在尋找著可以幫助「文明社會」的人找回遺忘的直覺能力的方法，但我總覺得我所找到的方法「不夠好」，直到我開始接觸一群學氣功調理的朋友，聽到許多像前文這樣的例子，我才開始了解我為什麼一直找不到「夠好」的方法。因為直觀的根本道理就是要放下，因此，「夠安全」的方法，總是放得不夠徹底，所以難達究竟境界；「夠究竟」的方法，卻又嚴重威脅我的安全感。

我不敢，就像生活在文明世界的其他人一樣，我們不但恐懼未來自由，也恐懼失去過去。我們牢牢抓住科技理性所給出的可預期世界，我們祭出自由、放棄主體性，以換取科技官僚體制所建構的平穩、安逸。不論是做為消費者或工作者，我們都上癮般地依賴著理性、體制、證照。置身其中的生活不真實但安逸，習以為常之後，我們也就失去與自身的某些人類本質的連結。

要是我們放得下，就是「敢」、就是「做」，重新彰顯與生俱來的直觀能力，作為消費者，我們不再茫然仰賴公權力的品質管制，而能夠直接洞察事物對自身的助益或傷害；作為工作者，自然也就不需要依賴證照來贏取職業地位、專業認同。

誠如後現代諮商取向所強調的，當我們的注意焦點灌注在問題時，我們可能在前因後果的糾結之中愈陷愈深、愈緊，若能將注意焦點轉向希望、力量的根源，往往更能幫助當事人自行脫困。同理，面對心理師法所造成的衝擊，如果我們的焦點不侷限在造成問題的根源—科技理性，轉而尋求人性中蘊含力量的本質，這樣的生命力不但能導引出助人專業得以開展的另一片天空，還能同時讓消費者與工作者都成為一個彰顯人類本質的「人」。

王理書的生命書寫是個美麗的例子，深刻顯現出這樣的生命力：

「有一張證照的遮蔽在於我可以順當地收費做諮商，舒適地不用調整自

己就能與人接觸。而無遮蔽的我，只得遵循內在最真實的渴望，在無路的森林裡，一步步踏出自己的路，循著最底層與人連結的關切前行」（頁 78）。

箇中的挑戰，是面對自己的無依感：「覺知到一種被拋擲感，一種與神性無從連結的孤寂」（頁 79）。「我最經常面對的焦慮不是無照可能被處置而得躲起來的遮掩，而是忽視自己的內在真實，或無力將之彰顯至外在世界，因而少了存活的力量感以及和周遭人聯繫的同在感」（頁 85）。

「當我更能接觸到內在的本真時，這些原本欲逃離的人間味道，逐漸立體起來：貧窮與擁有無分軒輊、悲苦與力量原來是一體、暴力與愛只隔著薄薄一層紙、冷漠與熱情在同一條通道可相遇……這樣的世界觀讓我活得安然，無須否認與對抗這世間的真相，讓我能夜夜安眠。加害與被害對立的標籤消解之後，我也毋須扮演拯救者或問題解決者，學會在困境裡依然放鬆與柔軟，用本真之心去承接則是我能給的最大祝福。……活出自己內在的真實，成了更重要的依歸，再也無什麼能取代」（王理書，頁 81）。

眾聲喧譁，最美

期望證照制度「提升」整體專業的發展水準，是註定要落空的奢望，證照制度的成立充其量只是反映出某個專業在科技官僚體制中已經具備的資源分配或搶奪潛力。證照制度成立之後，如果這個專業的關注點仍然在資源取得，這個專業的發展就會展現在愈來愈有力的資源取得技能以及愈來愈多的資源；如果它的關注點轉移到其他地方，它就會發展出其他的東西。

沙特說：「我們的決定，決定了我們」，個人生涯/生命抉擇如此，專業本身的抉擇亦如此。民主精神以及個人與專業的主體性，就展現在抉擇的自由之中。

我很高興看到心理師證照制度上路的過程中，有「觀察與行動小組」一路相隨，也很高興有機會透過期刊專題聽到不同位置的發聲與論述，正如我很珍惜自己有機會說：「我既不要留在山下野餐，也不要上山看太空船，我要往另一座山去。」

眾聲喧譁，最美！（2006 年 8 月 1 日收件，作者為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過往足跡中的檢視，回應諮商心理師法的漣漪

程小蘋

我參與過國中、大學的輔導工作，也是諮商教育工作從業人員，踏入輔導諮商領域，可說是「做中學、學中做、困中思學、學後再做」的循環歷程，如何回應前期的大作，也許透過我個人從事諮商/輔導工作經歷的報告，或可更清楚我的立場與觀點。

回首來時路

五年學習、摸索、探究、自以為是的國中輔導工作處理經驗

我是 1967 年進入台灣師大社教系的，而教心系是 1968 年才成立，雖然在大學期間還是修了四、五門心理學方面的課程，但嚴格說來並不是學輔導出身。1971 年畢業，被分發到台北的一所大型國中任教，除擔任導師，教國文、教公民，也教當時所謂的指導活動課程。工作兩年期滿，被校長找了去，問我是否想參加台大心理系辦的一項研習，心想暑假能多學些東西也挺不錯，遂回答好啊！接下去校長才提及要我研習後接指導活動執行秘書的工作，於是我就被打鴨子上架。研習是剛回國的鄭心雄老師主籌畫的，當時台北心理學界的一些名師都被安排來授課，我就是這樣才開始認識時稱非指導學派的 Carl Rogers 這一號人物，也開始對所謂的輔導開始有一點點概念。研習在開學後一個月後才結束，回到學校，就這樣做了執行秘書。指導活動室的辦公室原就有四位老師，他們每一位都比我對指導活動室的狀況有概念，在他們的協助下，新手的我戰戰兢兢地得以運作學校所謂的指導活動工作。

第一年指導活動室的工作經驗是我進入輔導工作的學習期，這一年讓我對學校輔導工作的運行有了概念。其後四年，陸續依據自己的概念，開始自行規劃校內的輔導工作。

1.輔導工作下放、建立責任輔導老師制

指導活動課是進行第一級發展預防工作的最好媒介，如何讓指導活動課程能對學生發揮實際效果，適任師資的掌握是一重要關鍵，指導活動室本身的老師固然為指導活動課程授課的主力，但是所能承擔的班級數仍屬有限，是以指導活動室盡量協助多數由導師兼任指導活動課程的老師知道如何進行課程，主動提供其參考教學資料，務求指導活動課程能確實執行，但是這樣做，仍然有部分老師用該課進行其主科的教學，影響一級預防工作的推動。由於接任的第二年開始學校輔導工作即接續被教育局評鑑為績優，校長得數次記功，在校長對指導活動室工作推動績效倍加信任的狀況下，指導活動室任何工作的推動他甚少過問，而「責任輔導老師體制」想法的提出立即獲得他的同意，我們遂成為台灣輔導工作推動有史以來內部工作人員最多的單位。「責任輔導老師制」是邀集了八位校內與輔導相關科系畢業的老師成為指導活動室工作組織的一員，一位老師負責八個班級，除上該八個班級的指導活動課，不足時數搭配這些班級的公民或其他課程，以增加指導活動老師與班級學生的互動瞭解機會，進而建立師生關係，當學生需要個別晤談時，該班的指導活動老師得以很快地進入狀況；而對負責班級所進行的一些調查問卷量表（譬如學習態度評量、學習習慣調查、興趣調查、性向評量、社交關係計量圖…等）進行分析，除對學生進行解釋，更主動將班級整體狀況繪製剖面圖向班級導師解說，而班級導師據此得以掌握班級學生狀況，不僅有利運作班級經營，在應對學生問題方面也有了方向，甚且有家長需應對時，該班的指導活動老師即成為最佳的輔助溝通者。

2.以學生全面性發展為主體建立輔導向度

指導活動工作的推動係採取全面性、發展性以及預防性的策略服務；即當時的輔導

工作企圖幫助學生在他們的學習上、人際互動上、職業上、以及個人自我上的發展。在此前提下，除了利用指導活動課以針對不同年級層進行不同的學習輔導（學習態度、學習方法的檢核培養或修正）、生活輔導（自我、人際互動的檢核、心理衛生）和職業輔導（提供升學者考試的準備方式、抒解壓力的方法，也針對不擬升學者進行各種職業的介紹）。特別是在職業輔導部分以週會大團體輔導的方式進行，廣邀畢業生返校於大禮堂介紹其就讀學校，各式職業工作者來校介紹職業，或是直接安排帶領擬就業的學生進行校外職場參觀、或是安排參與建教合作以及參與就業輔導處之訓練。甚至為了解決職場介紹資料缺乏，結合幾位他校執行秘書，親自去工作職場實地拍攝照片，再透過懂視聽媒體製作的老師的協助，製作成可供職業輔導使用之視聽媒體教材。又為了減少帶領學生奔波，以及有系統的訓練擬就業生的職業技能，在校長同意下，與教務處商討，終於克服萬難，得以於 1977 年在校內成立三班不同的職業訓練班，從校內找到可以適任訓練學生技能的老師對參與訓練之學生進行職訓，是國中成立職業班的開創者。

此外，利用鋼板刻印相關的輔導資訊發送給所有校內的教師，親職資訊則透過學生發送給其家長，在在均希望能透過教師和家長的協助能對學生的成長有最好的影響。

3.獲得老師與各處室的肯定與看重，輔導工作推動順利

由於所有的輔導工作聚焦在學生，指導活動室站在協助教師，尤其導師的立場，除由指導活動課程任課老師於需要時親自對導師提供所瞭解的該班學生狀況，各年級以致全校狀況則於每週的導師會議適時由執行秘書予以報告。再者，召開個案研討會，只邀集與個案相關的任課老師或訓導處參與，是以指導活動室在協助導師和兼任老師應對困難學生處理方面以及班級經營方面頗獲肯定，連曾一再憂心會唱反調的資深年長老師也強力鼓吹指導活動室在校內之重要性。至於訓導處認為指導活動室是其因應棘手學生的幫手，教務處認為指導活動室針對學生學習方面所做的調查資料可成為教務處瞭解每屆學生學習成效的參考。是以我的指導活動室工作的推動越到後期越加順利。

我總共做了五年的指導活動執行秘書，全力將我所謂的輔導工作做好，還於 1976 年起連續四年暑假去政大參加輔導人員四十學分班的進修，讓自己能有更多的輔導概念，高興的是結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為推動輔導工作的支持伙伴，大家相互打氣，激盪推動輔導工作的作法，也不斷建議教育局正視指導活動工作的推動問題。我雖然是校內工作順利，但是還是於 1978 年辭職下來，是因為疲累：白天作，晚上想，回家的路途上是頭痛時間，頭痛學生問題該如何處理？該如何面面俱到？滿腦子的疑問做輔導工作難道是這樣嗎？我需要一些不同的經驗讓我調整、充電，退下來後要求帶了一班頗具挑戰的班級，成功地帶領他們到畢業，我決定辭職出國唸書，想清楚認識所謂的諮商輔導？

六年輾轉、匍匐前進的大學諮商輔導工作

1992 年開始兼任學生輔導中心主任，由於在美國念書七年，接觸過她們的學生諮商中心，思考是否可以參酌美國諮商中心的模式運作於台灣的大學，建立一個夠專業的學生諮商中心。